

· 专题讨论 ·

地方军阀队伍的构建与转型^{*}

——以镇嵩军为例

张 忠

摘 要：镇嵩军是民国初年由豫西绿林力量组成的地方军阀部队，一度发展成为西北地区最大的军事集团。起初其富有浓厚的传统色彩，地缘纽带和血缘观念占有重要地位，具有幕府色彩的师爷在军中起到调节、平衡的作用。该军以收编土匪为主要扩充方式，军纪松懈，扰民不断；并且忽视军事训练，装备落后，缺乏后勤保障，仅凭借豫西强悍的民风维持了相当的战斗力。后来其逐渐引入正规军官，加强军事训练；尤其在加入北伐后逐渐严肃军纪，接受国民党的教育，并免除了物质匮乏之虞，成为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。镇嵩军可视为近代传统旧式军队向现代新式军队转型的一个代表，突出反映了近代军队演变的历程。

关键词：民国初年 地方军阀 镇嵩军

中图分类号：E295 **文献标识码：**A **文章编号：**1009-3451(2013)02-0103-08

作 者：张忠，洛阳师范学院河洛文化中心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，历史学博士（河南洛阳 471022）

镇嵩军是近代一支来源于豫西地区的地方军阀队伍，其规模一度达10万之众，被称为西北地区最大的军事集团。1927年该军参加冯玉祥部，成为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军第8方面军，参与北伐战争；后脱冯附阎，最后附蒋，成为国民革命军第15军。凭借该军的实力，其统帅刘镇华曾担任豫西观察使、陕西督军兼省长等职；故镇嵩军在民国历史上虽不名声显赫，但在豫陕等省有着重要影响。对于这样一支不容忽视的地方军阀队伍，已有的成果并没有作出透彻的分析，笔者不揣浅陋，发表管见，以就教于方家。

一、起源、组织及特点

镇嵩军起源于清末的民军。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，河南的反清志士摩拳擦掌，谋划在河南策动武装起义，推翻腐败的满清统治。河南巩县人刘镇华时任中州公学的庶务长，以河南省视学的身份来到洛阳，联合嵩县反清知识分子石言、蒋峨等人，对占据羊山为山大王之王天纵、张治公、柴云升、憨玉琨等人“勸以民族大义，灌输革命思想”。本来就“苦满清政府之不良，发愤为雄”的王天纵等人，在革命党人的引导下，“私购军火，图谋倾覆清政府”^[1]，是为镇嵩军之始。后来在革命党人的领导下，王、张、柴、憨率领队伍攻打洛阳，但不幸失败，被迫带领手下3000多人来到陕西，加入张钫率领的秦陇复汉军。张钫发起进攻河南的东征，与清军在河南西部鏖战。^{[2]79}

就在这时，南北议和成功，秦陇复汉军与清军达成停战协议。陕西省政府奉北京政府命令，开

^{*} 基金项目：洛阳师范学院省部级培育基金项目“省界意识与豫陕政局嬗变——以镇嵩军为例（1912-1927）”（2011-PYJJ-008）

始战后复员 裁兵减政。张钫的陕西陆军第二师(原秦陇复汉军)需裁减四五千入,其中的河南民军在裁减之列。于是张钫向总统袁世凯建议 把编余的河南民军改编为豫西地方部队,以清剿豫西地区愈演愈烈的土匪。经河南督军张镇芳批准,刘镇华任镇嵩军统领,并兼任豫西观察使(后改称陕汝道尹),其编制如下:第一标统柴云升,下辖三个步兵营;第二标统张治公,下辖三个步兵营;第三标统憨玉琨,下辖三个骑兵营,每标兵额 1200 人,设教练官一人兼任参谋长(副标)。另外设一炮兵营,武衍周任营长。^①按照编制,镇嵩军至少应 3600 人,但实际三标加起来 2200 人,加上炮兵营和总部人员,最多 3000 人左右。^②即使在民国初年,这样一支 3000 人的队伍也微不足道。

有人认为镇嵩军既不是中央军,也不是省军,而是省以下的地方民团组织,此言大致不差。^{[3]17}镇嵩军属于河南地方部队,其名称的由来是取刘镇华的“镇”字,加上其驻扎地附近嵩山的“嵩”字拼凑而成。当时该军驻扎于豫西河南属、汝州属、陕州属的 22 县,即现在的灵宝、陕县、新安、渑池、洛阳、巩县、荥阳、嵩县、登封、临汝、宝丰、鲁山、郏县、卢氏等。其骨干力量来自洛阳地区,这从其将领的籍贯可以看出。主要将领柴云升为栾川县人,张治公为伊川县人,憨玉琨为嵩县人,武衍周为嵩县人,俱来自洛阳各县。其他将领和参议,如名誉总参议石言、总参议蒋峨、憨部总参议冉祥徽、柴部师爷李遇春、35 师师长憨玉珍,以及朱光宗、雷宪章、杨有才等 16 名旅长,孙炳、杨仁斋、雷成章等 31 名团长,张屏、马老三、陶富荣等 27 名营长,都是嵩县人,嵩县人在镇嵩军中占据优势。另外一些将领也多来自豫西地区,镇嵩军骨干力量籍贯的集中性和狭隘性显而易见。后来该军日渐扩大,外地人乃至外省人不断加入,但豫西人士掌握实权的状况一直没有改变。

籍贯分布的狭窄性造成该军拥有较强的家族观念。其表现为两方面:一是在用人方面任人唯亲,裙带风盛行。以镇嵩军统帅刘镇华为例,其三弟茂松曾任镇嵩军团长,四弟任总司令部直属骑兵营营长,五弟茂恩最后成为第 15 军军长,其子刘献捷担任第 15 军师长。第 35 师师长憨玉琨是镇嵩军最有名的悍将,在胡憨战争失败自杀后,由其弟憨玉珍接替。像这样一个家族多名成员都在镇嵩军中服役的现象非常普遍,这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队伍的凝聚力和向心力,但使一些才能突出、功勋卓著的将领无缘提拔,从而心生怨恨,导致军队离心离德。军长万选才后来和刘镇华分道扬镳的主要原因就是刘镇华不顾反对,破格提拔其五弟刘茂恩为军长。二是军内经常上演血亲复仇的血腥事件。军人们对此习以为常,成为一种习惯。这种习惯与豫西地区残酷的“打孽窟”风俗有关。当某人与他人发生矛盾时,就自己动手或雇佣土匪和职业杀手把对方杀掉,称为“打孽窟”;实施者时常成为他人羡慕的对象,被视为勇敢和正义的化身。镇嵩军将士时常利用武器对军外人士进行血亲复仇。曾担任镇嵩军旅长的范龙章,其弟因被同村的赵宝德怀疑偷高粱而打死,乃纠合一部分土匪将赵宝德兄弟四人及其子杀死。镇嵩军将士之间也不断发生血亲复仇事件。张治公部杨子英营有一连长张世臣,因赌博输掉全连饷银,被迫逃离军队,其回家乡嵩县召集了数百人的土匪队伍,1920 年回归原部时被憨玉琨强行收编,委为团长。杨子英非常嫉妒且不满,趁张世臣看望其时将其打死。后来张氏之弟张世英在憨部任职时,趁机将已升任旅长的杨子英打死,此事不了了之。^③由此加剧了张治公和憨玉琨之间本已存在的矛盾,严重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,导致胡憨战争的失败。

^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洛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《洛阳文史资料第 7 辑》(镇嵩军专辑上),1990 年,第 152-153 页。

^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洛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《洛阳文史资料第 8 辑》(镇嵩军专辑下),1990 年,第 31 页。

^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洛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《洛阳文史资料第 7 辑》(镇嵩军专辑上),1990 年,第 119-121 页。

镇嵩军的骨干原为豫西占山为王的土匪,因此很少接受教育,许多人目不识丁,所以知识分子在军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镇嵩军的统帅刘镇华是文人出身,领兵打仗非其所长,但其颇具政治眼光,善于笼络人心,投机钻营;在其苦心经营下,镇嵩军才站稳脚跟发展壮大起来。刘氏手下还有一批文人谋士,在军中地位崇高,倍受尊敬。他们多担任师爷和参议的职务,从事文职工作,代表人物包括总部师爷(名誉总参议)石言、柴云升部师爷(参议)李宾阳、张治公部师爷(参议)邢德荣、憨玉琨部师爷(参议)冉心佛。这四人都是清末拔贡,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,刘、柴、张、憨对其形影不离,言听计从。有些事刘镇华不便出面时,便通过师爷们去处理,他们在军中起到了调解矛盾、增强团结的作用。例如张世英打死杨子英后,憨玉琨向张治公下跪请罪,但张不愿原谅憨,经石言、邢德荣、冉心佛三人从中调解,才避免了一场内部火并。师爷们还经常对胸无点墨的将领们进行辅导,帮助其迅速提高文化水平,以适应行军作战的需要。在师爷们的指导下,憨玉琨、柴云升、杨景荣等人经过几年艰苦不懈地努力,不仅能够阅读往来书信和文电,而且可以手写简单的便条手谕,基本达到指挥作战的要求。^①

绿林出身的军事将领与师爷相结合成为镇嵩军的特点,这突显了其旧式军队的色彩。但土匪出身的将领缺乏现代军事知识,难以对士兵们进行系统的军事训练;而师爷们只会舞文弄墨,不懂行军打仗。有鉴于此,在刘镇华投靠吴佩孚后,吴氏便向镇嵩军派遣了大量军官学生;这些受过系统军事训练的军官文武兼备,逐渐在军中掌握训练大权,主持了军队的日常工作。于是师爷们倍感失落,纷纷解甲归田。学生军官代替幕府人员师爷,成为镇嵩军发生的一个重大转变。

二、扩充、编成及作战

前面提到,镇嵩军最初成立时只有3000人,力量并不强大,但其通过多种方式扩编队伍,规模迅速扩大,其扩增队伍的方式主要有四种。

首先,主动放“外队”。镇嵩军创建初期,柴云升、张治公、憨玉琨等将领认为自己的势力太小,希望通过下属去扩充队伍。他们招来手下一些连长和营长,与其讲好条件,暗中赠送一些枪弹,然后放他们出去拉杆子(成立土匪武装),等其收拢的人马较多了,再将其收抚回来,这称为放“外队”。放出去时为连长,收回来编为营长;放出去时为营长,收回来编为团长。其好处不言而喻,一方面部队得到扩充,另一方面将领也得到升迁,皆大欢喜。故当时有人讽刺镇嵩军的将领是“嵩山大学毕业”,即其很多军官都是嵩山上的山大王。^{[4]268-269}这造成土匪充斥其军,对军纪带来恶劣影响。

其次,通过放官收枪的方式。豫西地区经过多年战乱,散落在民间的枪械很多,镇嵩军就适时展开宣传,宣称要增编队伍,给能够带来人和枪者相应官职。这在农村中引起不小影响,一些官迷心窍者趋之若鹜。1926年镇嵩军在新安县扩编两个旅,一些率先投靠者成为军官,手举“金箍帽”周游各村(不好意思戴在头上),到处招兵收枪,如新安城里的黄金铠、杨家凹的杨宗晟两人,招兵买马,收罗了许多枪支,时人讽刺曰“杨宗晟是送枪委员,黄金铠身兼三衔,送枪委员,送马委员和送兵委员。”当年冬天,招募任务完成,新招募的官兵汇集到陕州集中进行编制。^②通过这种方式既拉到人,又收到枪,可谓一举两得。但其兵源质量难以保证。

第三,直接收抚土匪。其收编较大的匪帮主要有:1920年,收编张世臣、万选才部匪帮1000多

^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洛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《洛阳文史资料第7辑》(镇嵩军专辑上),1990年,第105-106页。

^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洛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《洛阳文史资料第7辑》(镇嵩军专辑上)。1990年,第105-106页。

人;同年,招抚著名土匪老洋人下属张大麻部 1500 余人。1921 年,收抚土匪李老么部,李又收抚嵩县郭鹏举部土匪千余人。1922 年,憨玉琨收抚王振部 1000 多人。1924 年,王振旅收编了姜明玉、范龙章匪帮。同年,著名女匪首张寡妇所部两次被收编。后来,镇嵩军又收编了张得胜、董世武、郑复礼、孙殿英等数支匪帮。这种方法简单易行,成为其扩编的主要方法,但对这些土匪进行约束成为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。

第四,收编其他军阀的部队。镇嵩军不断在豫、陕等省活动,时常与其他军阀打交道,便不断利用各种机会予以收编,以壮大自己。刘镇华担任陕西省长时,不断派人同驻扎在陕西的樊钟秀手下马瑞旺部(后来改名为马河清)联系。马与刘系同村,刘利用这一关系,把马部引诱归来,先编为游击支队,后来扩充为镇嵩军第 4 师(前 3 师的师长分别为柴云升、张治公、憨玉琨),任命马为师长。刘还秘密派人同驻扎在蒲城的陈树藩部下缙保杰部联系,将其改编为镇嵩军第 7 路,缙被任命为司令^[5]。除刘镇华之外,其他镇嵩军将领为扩充实力,争先恐后地收容其他军阀队伍。其中憨玉琨扩增最多。陈树藩下台后,其驻扎在朝邑的阎第陇部尚有千余人枪,均被憨部收抚。憨还收编了陈树藩旧部刘世杰的 3 个营,并将姜宏谟部改编为 1 个支队(补充团)。1924 年憨部进入河南后,把原李鸣盛所部的河南第四混成团李有才部、袁英部、马文德部收入囊中,组建起由王振为旅长的第 1 补充旅,李有才为旅长的第 2 补充旅,张崇勋为旅长的第 3 补充旅,使憨部成为镇嵩军中实力最强大的一支队伍。^①

通过上述几种方式的扩增,镇嵩军达到 10 万之众。1918 年其第一次入陕时,全军编为 7 路,分别是:第 1 路柴云升,第 2 路张治公,第 3 路憨玉琨,第 4 路马河清,第 5 路严际明,第 6 路刘世杰,第 7 路缙保杰,另编麻振武部为游击支队。后来各部均取得番号,分别为:憨玉琨部为陆军第 35 师,下辖梅发魁的第 69 旅和杨景荣的第 70 旅;张治公部为陕西陆军第 2 师,下辖杨子明的第 3 旅和张治公兼任旅长的第 4 旅;柴云升部为镇嵩军第 1 师,下辖张振甲的第 1 旅和武绍周的第 2 旅。另外,全军还有 7 个混成旅,分别是马河清的陕西陆军第 1 混成旅,严际明的陕西陆军第 2 混成旅,麻振武的陕西陆军第 3 混成旅,贾济川的陕西陆军第 4 混成旅,侯保杰的陕西陆军第 6 混成旅,邓全发的陕西陆军第 7 混成旅。此外,还有韩凤楼担任司令的陕西卫戍部队。^{[6]134-137}此是镇嵩军的第一个高峰期。1925 年胡憨战争溃败后,镇嵩军损失惨重。但其又收拾残部,东山再起。同年,吴佩孚委任刘镇华为“讨贼联军陕甘军总司令”,柴云升为副总司令,命其率所部二次入陕。其直属部队有 1 个卫队旅,1 个警备旅,独立第 1、2、3 旅和 1 个炮兵团,1 个骑兵团。主力部队有柴云升任师长的第 1 师,辖 4 个旅、3 个直属营;贾济川任师长的第 2 师,辖 3 个旅和 1 个独立团;梅发魁任师长的第 3 师,辖两个旅和 1 个独立营;王振任师长的第 4 师,辖 4 个旅和 3 个直属营;武衍周任师长的第 5 师,辖两个旅;何梦庚任师长的第 6 师,辖两个旅;憨玉珍任师长的中央陆军第 35 师,辖两个旅;麻振武任师长的陕西陆军第 1 师,辖 4 个支队;张治公任师长的陕西陆军第 2 师,辖 4 个旅。^②镇嵩军重又恢复到 10 万之众。此为其第二个高峰期。以后再也没有达到如此规模。

镇嵩军虽是地方部队,但作战非常彪悍,战斗力在军阀队伍中较为突出。在多年的南征北战中,镇嵩军先后打败过陕西靖国军、国民军 2 军、直鲁联军、奉军以及吴佩孚的军队,引人注目。但仔细分析,其战斗力不在于军事训练,而在于当地民风。如前所述,镇嵩军大多是来自豫西地区的绿林“豫西人民性情剽悍”^[7],百姓好勇斗狠,喜练武术。在这种地域文化中熏陶出来的军人,保

^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洛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《洛阳文史资料第 7 辑》(镇嵩军专辑上),1990 年,第 70 页。

^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洛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《洛阳文史资料第 7 辑》(镇嵩军专辑上),1990 年,第 70 页。

持了凶狠顽强的特点,在战斗中显得颇为骁勇。镇嵩军主要将领在作战中勇猛异常,如土匪出身的憨玉琨即使升迁为师长后,也经常手握双枪,赤裸上身,身先士卒,冒死冲锋,故其部队战斗力最强,成为镇嵩军的一把尖刀。后来成为镇嵩军军长的万选才也是土匪出身,战斗中勇敢无畏,1926年赤膊上阵,血战十余日,占领潼关,把国民2军撤往陕西的后路阻断;并经7日夜血战,将国民2军全部歼灭。后来冯玉祥当面称赞说“德英(万选才的字)真是常胜将军”。刘镇华见面常夸奖说:“德英一身都是胆。”^①刘镇华的警卫团长王口子也出身绿林,作战经常赤膊上阵,不顾生死,深得刘的赏识。其下级军官和普通士兵也持有相当的战斗力。究其原因,除了民风剽悍,还与豫西地区的自然环境有关。豫西地区山高林密,经济上非常贫困、落后,镇嵩军将领时常以重奖、抢劫和发财致富相号召,常能激发出战士们发财致富的强烈欲望,故其作战时常以性命相搏,拼命猛攻,爆发出强大的战斗力。但这种以物质利益相诱惑的办法只能暂时有用,毕竟缺乏政治训练的军队素质不高,一旦遇到训练有素、政治性强的军队便一败涂地。镇嵩军加入国民革命军后,受到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教育,其重物质刺激、轻政治教育的状况才逐渐改变。

三、装备、训练及军纪

镇嵩军作为一支地方武装,其武器装备比较落后。其轻武器大多从土匪手中收缴而来,长短不齐,型号不一;而重武器,成立时虽有一个炮兵营,但大炮也屈指可数。1917年镇嵩军进入陕西后,随着队伍的急剧扩充,武器短缺问题更加突出。镇嵩军利用从陕搜刮而来的钱财,四处购置,仅在1921年一次就购买3000支步枪和一批机枪、山炮,分配给4路人马,每路500支步枪。当时成立一个新兵训练营,由刘镇华的五弟刘茂恩担任营长,装备均为机枪,可谓镇嵩军装备最好的一支部队。这时镇嵩军装备状况得到较大改善,新式步枪、机枪和重武器一应俱全^②。胡憨战争战败后,镇嵩军许多部队溃散,装备损失惨重,又回到入陕前破旧装备的局面。当时驻扎在豫西卢氏县杜关镇的郝振江骑兵团基本没有马,位于卢氏县的李某手榴弹团其手榴弹寥寥无几,驻扎于道口镇的徐鹏举炮兵团则无炮,即使有炮也是寥若晨星。张治公当时受命为陕潼护军使,率其第2师由陕西白河向河南进军,全师的机枪还不到10挺,重武器只有两尊破烂不堪的小钢炮,已不能使用,行军时用红缎子做的炮罩覆盖,抬着以虚张声势。这种状况直到镇嵩军加入冯玉祥的国民联军后才有所改善。后来镇嵩军加入国民革命军后,国民党政府将其纳入统一管理行列,才无装备之忧。

镇嵩军最初装备欠佳,对军事训练也不重视,这和其败坏的风气有很大关系。首先,镇嵩军的兵源日益匪化和痞化,“兵丁多无道德之观念,乏国民之常识”^[8],认为会使用枪械就行了,其它如军事操练、军事素养、战略战术可有可无。许多士兵当兵吃饭的雇佣思想严重,作战时“希望得到长官的报酬或允许他们抢劫”^{[9]76}。其次,军官对军事训练也缺乏重视,导致镇嵩军军事训练严重不足。张治公驻扎洛阳时,大部分军官吸食鸦片,每日饭后躺在烟铺上吞云吐雾,无所事事;所属士兵既不学习,也不操练,闲散无聊,三五成群,到处折腾。整个镇嵩军普遍如此。重视军事训练和思想教育的冯玉祥在担任陕西督军期间,对镇嵩军的懈怠、松垮十分不满,曾严厉指责。刘镇华忐忑不安,开始重视军事训练。他以身作则,脱掉日常的长袍马褂,换上一套布衣军服、布鞋,每天很早起来同军人们上早操。鉴于冯玉祥信仰基督教,刘镇华也邀请一些著名基督教人士到镇嵩军演讲,以改变军队的精神面貌。^{[2]84}这虽然含有取悦冯玉祥的意图,但镇嵩军的军事训练确实有所改进。

^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洛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《洛阳文史资料第8辑》(镇嵩军专辑下),1990年,第113页。

^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洛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《洛阳文史资料第7辑》(镇嵩军专辑上),1990年,第86页。

谈及镇嵩军的军纪,则不敢恭维。正如冯玉祥部下方振武训斥镇嵩军俘虏时所言“你们这些土匪出身者,自从收编到张治公部到现在,并没有洗心革面,改邪归正,还是土匪成性,一如过去。原来是藏头藏尾的小土匪,自收编后到现在成了明目张胆的官土匪,有官、有衔、有势力,明目张胆,横行无忌。”^①镇嵩军凭借手中武器,肆无忌惮地侵扰和掠夺百姓,犯下许多违法乱纪之事。其荦荦大者包括以下诸端。

其一,杀人放火。1922 年,镇嵩军郭金榜部为报复群众反抗,在陕西镇安“纵火烧房 300 余间,杀害群众 5000 余人,竟残暴地剖孕妇腹,小儿两腿劈开”^{[10]444}。1924 年,憨玉琨在华阴县东官杀死 33 名村民。1926 年,镇嵩军第 19 旅程秀明部在宜阳遭到当地红枪会的袭击,乃疯狂报复高桥村,打死数十名村民,烧毁 3000 多间房屋。^②其二,绑架人质,奸淫、贩卖妇女。1924 年,镇嵩军打败驻华阴的陕军,俘虏许多乡民,将其作为人质,命其亲朋好友拿钱赎人,否则任其饿死。^[11]1923 年,镇嵩军将陕西蓝田、镇安、山阳等县交界的 6 个村子的几百名青年妇女贩往河南。1924 年,镇嵩军攻下澄城、白水两县,“士兵三五成群,往来街巷中,遇有妇女,则直入其家,强行奸淫,只白水城内妇女,被逼投井者自缢者至十七名之多。”^[12]其三,勒索抢劫。1916 年,驻宜阳县的憨玉琨部吴运统和驻临汝县张治公部张世臣,各带领一连人会攻嵩县,由南门攻破县城,杀死知县谢炳璞,抢劫了县衙库房和一些商号。1924 年,镇嵩军攻占陕西华阴小张乡,抢去 300 多头牲畜,2 万多斤棉花,2 万多元现洋,1.8 万余两烟土。^[11]1924 年,镇嵩军第 2 师赵树勋部驻扎卢氏县,每月勒索 3 万元作为军饷,县民交款稍迟,即被拘押,严刑拷打。全县民众忍无可忍,围城一月将该团驱走。^[11]其四,制造和贩卖毒品。1917 镇嵩军入陕后,许多将士都从陕西贩烟至河南,大发横财。当时镇嵩军第 2 路标统张治公利用权势,动用数辆轿车从陕西往河南运烟,积累了大量财富,其在家乡南衙村建起 8 幢新院,在洛阳城里东大街买了 1 座三进院的住宅,并在龙门附近购买了数千亩好田,成为洛阳县头号大富翁、大地主。1922 年孙殿英在镇嵩军张平部当兵时,曾在洛阳制造烈性毒品,遭到在洛阳的吴佩孚严令通缉,被迫离开军队,逃往陕州。

镇嵩军将士不守军纪、目无王法之事比比皆是,民众深恶痛绝,称之为“官匪”;这给镇嵩军带来非常恶劣的影响,陕西人对其尤为痛恨。以刘镇华为首的领导人心知肚明,也曾极力整顿,约束军纪,但效果不彰。直到该军加入冯玉祥的国民联军后,军纪才有较大改善。刘镇华当面向冯玉祥表示,努力学习其练兵办法,整顿军纪。他要求全军一律住帐篷,不许住民房,实行公买公卖,认真执行冯玉祥“不扰民,真爱民”的宗旨。他命各军还派出纠察队,日夜巡查,遇到不法官兵,则就地正法,允许先杀后报。由此,镇嵩军军纪明显整肃,其战斗力极大增强。后来刘茂恩评论说“要不是跟冯先生这一段,我们的军队就不会有今天。”^③经过大力整顿,镇嵩军基本上杜绝了扰民之举,成为较为正规的部队。

四、军饷及供给、保障

镇嵩军成立时经济非常贫困。虽然其粮饷由河南省财政厅供给,但由于河南财政支绌,加之河南督军赵倜、豫军将领、陆军中将周符麟等人对其十分鄙视,认为其仍是“刀客”(土匪),导致河南地方当局对镇嵩军十分歧视,供给时断时续,致使其有时连饷都发不下来,将士待遇低下。当时河

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伊川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《伊川文史资料第 4 辑》,1991 年,第 230 页。

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宜阳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《宜阳文史资料第 10 辑》,1999 年,第 61-63 页。

③谷国泰《从镇嵩军到十五军》,载《河南文史资料第 46 辑》,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,1993 年,第 172 页。

南流传一句民谣“穷巡防,富陆军,好汉爷爷是毅军,要饭花子镇嵩军。”^①可见镇嵩军在河南所有驻军中是较为穷困的一个。军饷无着、给养困难、保障乏力的问题始终困扰着镇嵩军,队伍越壮大这个问题越严重。1926年刘镇华率领镇嵩军攻打西安时,许多士兵除有一套破烂军装外再无别的装备,甚至一些士兵连军装都没有,竟然穿着不知从哪里弄来的红裤、绿裤,显得杂乱不堪;一些士兵穿着提不起来的草鞋,见到农民便硬逼着换鞋穿。当时镇嵩军发给每个士兵的全年军饷只有1个石榴、4元钱,士兵们连购买鞋袜、理发的零用钱都没有,只好向官长去借,借不到者只有蓬头赤脚。由于待遇太差,其官兵因饷糈等问题不断发生鼓噪。

在这种窘迫的情况下,刘镇华四处活动,争取援助。早在成立初期,曾得到陈树藩的救助。当时陕西将领陈树藩因支援山西辛亥革命,山西党人酬谢其800石潞盐,陈变卖后得到大批金钱,不时接济镇嵩军。刘镇华与阎锡山的关系也较好,镇嵩军也时常得到阎锡山的资助。1926年陕灵战役前,阎锡山供给镇嵩军少数迫击炮,这种炮亦名罐炮,射程只有200米,但威力极大,对镇嵩军取得陕灵战役的胜利起到了一定作用。同年,镇嵩军围困西安时粮饷非常困难,阎锡山不断予以接济,直到冯玉祥为解西安之围,派兵打到青海时才断绝。镇嵩军围攻西安失败后军心惶惶,给养困难,军队面临分崩离析的局面,刘镇华想辞职离开。阎锡山认为“雪帅(刘镇华字雪亚)如果真要下台,那上10万人群龙无首,地方治安将要受莫大影响”,决定拨10万袋面粉、30万粒子弹给刘镇华,以便其维持该军。^②

当然,他人的援助终非长久之策,镇嵩军主要靠自己解决问题。其解决之道是向民众伸手,主要包括以下几种:

第一,派粮派饭。1922年6、7月间,镇嵩军在渭河以北作战时粮食匮乏,强行摊派当地农民,规定每里交60石麦,30石豌豆,60石麸子,农民苦不堪言。派粮说明镇嵩军还自己做饭,而派饭则表明镇嵩军连饭也不做了,直接向百姓勒索现成的饭菜。憨玉琨初到洛阳时,就在城内龙王庙设立兵差局,每天向各街民众按人口摊派蒸馍,不论老少,每人一天一斤,一直派了一个月。结果到处都是催粮要馍的兵丁,城乡粮食一空。第二,征物拉夫。物资匮乏的镇嵩军有时从民间无偿征发物资,民众不堪其苦。镇嵩军师长李万如在豫西曾强令每县上缴普通衣服2500套,上等衣服500套,鞋子3000双,作为军服。^[13]1924年,镇嵩军征用澄城、白水两县的车辆和牲口,将财物运回河南老家,“总计澄白两县,所失牲口不下二千余头,车辆不下五百套,农忙在即,而车牲一空。”^[12]对两县的农业生产造成严重破坏。第三,派款派税。镇嵩军进入陕西后,刘镇华强令向各县收取扩张费,每县50-100万不等。^[14]⁵²²镇嵩军常用预征预借方式搜刮钱财,1924年,镇嵩军第6旅第1团团长何全升率部驻扎白水,3年内征了5年的税,人民怨声载道。^[15]⁴⁸⁵第四,强迫种烟。镇嵩军利用刘镇华担任省长的权势,强迫民众种植鸦片,以收取烟款。据1923年统计,陕西全省共收烟款1000余万元,而全省正项及杂税收入才800万元,烟款竟比正常税收高出200万元,可见烟款收入之多。^[16]刘镇华所收烟款相当部分用于供养镇嵩军。

总的来看,镇嵩军敲骨吸髓式的横征暴敛,虽暂时解决了其供给保障的困难,却使其民心丧尽。直到其参加北伐后,勒索百姓的行为才有所收敛。1927年镇嵩军加入冯玉祥的国民联军,冯拨给其10万元,10万发子弹,1万余套军装,其后勤保障得以稳定。^③从此镇嵩军改变了其就地筹饷的

^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洛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《洛阳文史资料第8辑》(镇嵩军专辑下),1990年,第44页。

^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洛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《洛阳文史资料第7辑》(镇嵩军专辑上),1990年,第18-19页。

^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洛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《洛阳文史资料第7辑》(镇嵩军专辑上),1990年,第26页。

习惯,其侵扰百姓的事件,才得以杜绝。

结语

镇嵩军作为一支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队伍,在民国历史上经历了一个显著的转型。起初其作为地方军阀部队,具有旧式军队的一切缺点,忽视军事训练;依靠收编土匪来扩编队伍,因此军纪败坏,侵扰百姓的事件层出不穷;装备劣质落后,凭借豫西地区强悍的民风维持了一定的战斗力;供给保障颇不稳定,或东挪西借,或就地征收,与匪类无异,人民对其无比痛恨。虽两次扩大至 10 万之众,一度成为西北地区最大的军事集团,但地位并不稳固。加入北伐后,在冯玉祥、国民党的不断帮助下,才逐渐改掉恶习,成为一支较为正规的军队。该军的转型为近代旧式军队发展和转变的缩影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王天纵起事[N]. 民立报, 1912-1-21(3).
- [2] 米暂沉. 刘镇华的一生[C]//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. 文史资料选辑第 2 辑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60.
- [3] 岳骞. 镇嵩军三杰(一)[J]. 台湾: 中原文献, 1984(7).
- [4] 文芳. 兵祸[M]. 北京: 中国文史出版社, 2004.
- [5] 刘祸一斑[N]. 共进, 1922-9-25(1).
- [6] 丁文江. 民国军事近纪[M]. 台湾: 文海出版社, 1971.
- [7] 豫西匪患已成痛疽之患[N]. 天津大公报, 1930-10-13(8).
- [8] 江. 兵变之感言[N]. 申报, 1920-12-24(16).
- [9] (美) 齐锡生. 中国的军阀政治(1916-1928)[M]. 北京: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 2010.
- [10] 陕西省镇安县地方志编纂办公室. 镇安县志[M]. 西安: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, 1995.
- [11] 陕局啜泣录[J]. 共进半月刊, 1924(75).
- [12] 镇嵩军攻克澄白后之暴行[N]. 申报, 1924-3-30(8).
- [13] 广州民国日报[N]. 转引自倪侃. 河南红枪会与武汉国民政府第二次北伐[J]. 湖北社会科学, 2003(1).
- [14] 季啸风, 沈有益. 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 11 册[M]. 南宁: 广西人民出版社, 1996.
- [15] 白水县委志编纂委员会. 白水县志[M]. 西安: 西安地图出版社, 1989.
- [16] 澄. 刘镇华又勒报烟亩[J]. 共进半月刊, 1924(60).

(责任编辑 魏延秋)